

简·爱理想自我的建构和驱动力

管淑花

(暨南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简·爱》问世一百多年来,主人公简·爱已成为举世公认的自立、自尊、自强的新型女性形象的典型代表。但评论界对于简·爱何以具有这样的性格和品质却论及不多,本文试以拉康的后精神分析理论对简·爱进行剖析,揭示其成长的内在原因和驱动力。主体在追寻缺失的爱中,在对他的认同中,完成了完整人格的修复和理想自我的建构。

关键词 驱动力;自我意识;简·爱

中图分类号: I56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5)03-0062-03

《简·爱》这部小说是19世纪中叶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一百多年来,其影响在世界各国经久不衰,作品记叙了主人公简·爱从一名敏感、自尊心强的孤女,历经磨难仍矢志不渝地追求自身的独立和幸福,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夏洛蒂·勃朗特成功地刻画了简·爱自立、自尊、自强的性格,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喜爱。这部作品也受到古往今来许多评论家的关注,但大多数评论家主要关注的是这部作品的思想性和社会意义,对于作品中浮现的“女性意识”给予更多的诠释。指出这部作品通过主人公简·爱指出了妇女谋求自身幸福的道路,以及关于简·爱的反抗精神、独立意识等等。但对于简·爱之所以成长为自立、自尊、自强的女性的内在原因和驱动力,她的自我意识是怎样建构的,却涉及不多,本文试以拉康的后精神分析理论剖析之。

一、分裂的人格时期

简·爱的童年是悲惨的,她的母亲因为嫁给了穷牧师而丧失了继承权,在简·爱出生后不久,双亲便死于斑疹伤寒,收养她的里德舅舅又在她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便亡故了,将她留给舅母照顾。舅母憎恶她,视她为异己,表兄表姐排斥她。表兄约翰说她“该去要饭,不该在这儿跟我们这些绅士的孩子在一起过活”。^[1]毫无疑问,简·爱是被排除在这个家庭之外的,当里德舅妈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围坐在火炉边尽享天伦之乐时,却不允许简·爱靠前,幼小的简·爱只能一人孤独地坐在窗台上看书。这使简·爱倍感孤独与无助。根据拉康的理论,自我不是一种生物

性的存在。自我是一种对自我的意识,产生于他人的承认。^[2]那么对人来说最不能忍受的不是他人对自己的恨,而是他人对自己存在的忽视。当里德太太关照自己的孩子不要理简·爱时,简·爱感到莫大的痛苦。简·爱也需要他人的承认,他人的认可,以确定自己的存在,以及自己存在的意义。所以简·爱努力地寻求他人即里德太太一家人的认可,她曾试图学得“有用一些,乖巧一些”,努力把“该做的事都做好”,却仍然是“老受折磨,老受欺侮,老挨骂”,简·爱于是寻找另一种方式来引起他人的关注,那就是反抗。同时,里德舅妈一家人的温馨的场面,也成了简·爱反观自身处境的“镜像”,简·爱从中看到了自己亲情、温暖和爱的缺失,也激起了简·爱的反抗情绪体验。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这时的镜像与主体处在一种否定关系中;这一“镜像”所反映的不是一个完美统一的自我,相反,它映衬出自我的另一方面,即“缺乏”、“不在”、“空无”的前镜像状态,并激起焦虑与仇恨的负面心理体验”。^[2]所以当简·爱反抗时,反抗的就是这一种被忽视的状态。

这样的生存环境,舅母的虐待、表兄的打骂、表姐的疏远、佣人的欺侮,这一切使简·爱心中充满了愤怒和仇恨,也造成简·爱扭曲和偏激的性格,她敏感而又好猜忌。她不可能有“天真随和的性情”;“活泼可爱的态度”;“更轻快、更坦率、更自然”的性情。里德太太说她是一个“脾气恶毒、心灵卑鄙、狡诈阴险的混合物”,这种评价虽有失偏颇,但事实上也有几分准确。当简·爱的怒火爆发出以后,白茜说道:“她以前从没这样过。”但阿葆特却看出“她一直存着

这个念头。”她是一个贼头贼脑的小家伙，我从没见过，像她这样年纪的小姑娘，居然这么狡猾。^[1]说简·爱是一个阴郁、好沉思、暗中怀有敌意的孩子，这并不为过。这正是简·爱人格扭曲的表现，其实，此时简·爱对自己也是不满意的。她称自己是一个“可怜的胆小鬼”；“心灵卑下”。根据拉康的理论，在主体自我得以形成的求同和自恋活动中，“毁灭性因素已经交织其中，逃避异化的唯一方式就是对异化状态的攻击”，也就是攻击对方的缺陷或“存在的缺乏”，是克服和逃避自我存在的缺陷的有效途径。^[2]正因为简·爱对自己的不满，简·爱反抗又“坏”又“残酷”的舅妈的打骂，反抗“又恶毒又残酷”像个杀人犯”的约翰的挑衅。简·爱正是在对他者的攻击中确认自我。她攻击对方，使对方遭到破坏、毁灭，使之还原为破碎的身体，正是自我对其本身的破碎和分裂状态的恐惧和愤恨的表现，拉康认为，这就是攻击性人格毁灭对象时所具有的心理状态。

简·爱的反抗攻击，一方面说明简·爱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确认自我，建立起自己的自尊，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主体扭曲的人格。通过镜像，主体认识到主体是“缺失的”“不完整的自我”，那么，主体就需要修复分裂的自我，建构理想的自我。简·爱完成这一过程是在劳渥德。

二、理想自我的建构

拉康的理论说明，个体既可通过自我映像论证自我存在，而且还可通过外界客体来支撑虚构的自我。简·爱并不是通过镜像来认同自己的，在镜像阶段，简·爱也有一次照镜子的经历。她因反抗约翰的打骂，被里德太太关进红屋子，在红屋子的一面镜子里，简·爱无意中看见自己的映像：“……里面那个瞪眼盯着我的古怪小家伙，在黑暗里现出苍白的脸庞和胳膊，在那一切都静止不动的转动着明亮的恐惧的双眼，看来就像一个真正的幽灵。我想，这小家伙就像那些半神半妖的小鬼中一个……”^[1]毫无疑问，对自己的影像，简·爱是不认同的，拉康认为，“镜像阶段的婴儿其实不可能与镜中之我（我之他者）达成真正的认同，因为作为一个欲望主体，欲望的不可满足将使他的自我意识与主体性始终处于一种离心状态。”^[3]于是简·爱感到了恐惧，这种恐惧不仅仅一个人被关在黑暗、恐怖的红屋子里，更有一种忧虑和担心，担心自己被遗弃，始终被人鄙视，被人看不起，始终得不到别人的喜欢，得不到别人的爱。而简·爱渴望的正是家庭的温暖，父母的爱，兄弟姐妹的关心，而这些偏偏又是她一直都缺乏的。拉康把自我看作空无，把欲望定义为“存在的缺乏”，正是这种“缺乏”

促使我们为了我们的存在，为了获得他人的认可而奋争。我们在不断地吸收、内化他人的欲望过程中获得自我的建构。拉康认为“缺乏”不在“或”“空乏”是真正的动力，它促使自我填补自身的空虚。^[2]无疑“爱的缺乏”，对简·爱理想自我的塑造起了一种驱动力的作用。简·爱来到劳渥德，在这里简·爱渴望做个“好孩子”，为的是“相交那么多朋友，去博得尊敬，赢得爱”，而布洛克赫斯先生将她污蔑为撒谎的人，并禁止其他女孩接近她，简·爱感到绝望了，一心“巴望自己死掉”，海伦安慰她说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就行了，而简·爱认为要是别人不爱她，仅仅自己看重自己是不够的，“那我宁可死掉，也不要活着——我受不了孤独和别人的憎恨。”^[1]海伦说简·爱“把人的爱看的太重了”，她告诉海伦：“我会甘心情愿地让我的胳膊被折断或者让牛用角把我挑起来，或者站在车辙子的马后面，让马蹄子踢着我的胸膛——”只要能博得你，或者谭波儿小姐，或者任何一个真正爱我的人的真正的爱^[1]。事实上，简·爱正在努力的追寻爱，对海伦、谭波儿小姐的认同，可看作是对幼年时代缺失的母爱、母亲的追寻。

另一方面，简·爱还通过认同“他者”来完成理想自我的塑造。此时，简·爱愿意认同的人有海伦和谭波儿小姐。简·爱通过认同海伦完成了内在道德方面的理想塑造，而通过认同谭波儿小姐完成外在的才华才干的培养。简·爱渴望得到爱，她对海伦说：“别人对你好，也要对别人好，但要狠狠回击那些残暴、不公正的人好叫他永远不敢再这样打人^[1]。但简·爱对于自己的愤怒和复仇欲望也是深感不安的，认为自己缺乏一种宽容人和爱人的精神或品质。作品中简·爱的反抗给了她一种自由和胜利的兴奋，但也使她感到自责与焦虑，报复的滋味就像“香气袭人的美酒”，然而“过后的滋味”却给了她一种“中了毒”似的感觉，她觉得自己是“愤怒的”、“狂暴的”。通过海伦这面镜像，简·爱也意识到了自己扭曲的性格，于是她慢慢认同了海伦。在这里，海伦扮演的是一个自我的道德启蒙教师的角色，对于充满异教色彩的幼小的简·爱，海伦就像一盏明灯，一步步引导她走出迷津。简·爱天性中的报复和反抗情绪逐渐被驱化，而代之以基督教的博爱与隐忍。她借用所罗门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1]事实上正是如此，成年后的简·爱进了桑菲尔德府与罗切斯特见面不久，她就俨然以基督教牧师的口吻进行说教，规劝他避免异教言行。幼时的简·爱曾对里德太太公然表示，要以怨报怨，并发誓记恨终生，但当简·爱再次探望临终前的里德太太时，她自觉地宽恕了她。海伦教会了简·爱

应当怎样对待自己的仇恨,而简·爱将这种教诲作为理想自我塑造中的一部分。至此,一个以宗教理念支持下道德化的简·爱塑造完成了。在西欧,基督教精神作为西方主体文化之一,弥漫于社会各个角落,渗透于人们的深层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人生态度和言谈举止。“一个人如果将《圣经》里的辞句和节奏印在他的脑海里,成为他思想的组成部分。”^[4]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有教养的人。

劳渥德是一所慈善性的孤儿学校,可实际上是一个人间地狱,简·爱在这里受到更残酷的虐待,学校总监布洛克赫斯先生是个伪善的清教徒,他以办慈善机构为名,残酷压榨孤儿。学校的围墙高的把什么风景都遮蔽了,孤儿们每天吃着简单而填不饱肚的食物,两人睡一张床,六人用一个脸盆,穿不合身的单薄的衣服,轻易不能出学校半步。生活条件如此恶劣,人人都面黄肌瘦,一旦有人病倒往往会接二连三地病倒几十人,死人也是常事。而所学的课程枯燥无味,庸俗的仪式令人死活不得,教师的素质很低,对学生动辄体罚,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中,简·爱通过认同谭波儿小姐,发展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自己的思想。谭波儿小姐是一个美丽、乐观的人,给了简·爱许多关爱与鼓励,在简·爱的心中谭波儿小姐简直就是一个女神,以她为榜样,简·爱具备了能够经受困难和打击的韧性,并学会了弹钢琴、唱歌、画画、做衣服等等技能,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简·爱的出色品行和才学,使她最终被留校任教。此时,简·爱完成了理想自我的塑造。

这种自我的塑造渐渐培养了简·爱的自我意识,即视自己为独立的主体,在社会活动中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正是这种意识的培养,使简·爱由被动走向主动,一步步实现了自立。在追寻缺失的爱中,在对他的认同中,主体完成了完整人格的修复和理想自我的建构。

三、完美自我的确认

根据拉康的理论,自我首先是一种“不在”或“零度”存在,只是由于后天与他者求同,才获得一种关于存在的感觉和心理意识,欲望是对他人的欲望,是对他人要求的满足,他者在自我的形成过程中起决定作用。^[2]简·爱在劳渥德完成了理想自我的建构,但如果这个自我得不到确认,这种建构就是失败的,这个自我也就会成为虚幻的自我,因此他需要他者认同,来为自我提供一个心理的生存空间。

简·爱在劳渥德已拥有了比较安稳,衣食无忧的生活,这对一个孤苦无依的孤儿来说,这已经是一种比较不错的结局了。但当海伦死了,谭波儿小姐远

嫁他乡,从表面上看,失去这些知心朋友,简·爱又一次陷入孤苦无依之中,但从深层次上看,简·爱失去了认同的他者,她陷入了“零度”存在的状态。为了进一步确认自我,她离开了劳渥德;“到更广阔的世界去追求新的生活”,她辞去了慈善学校的教职并受聘到桑菲尔德当家庭教师。在这里,简·爱找到了自己的镜像,找到了认同并可确认自己的“他者”——罗切斯特。简·爱认同罗切斯特的原因有很多,由于她对自己的外表魅力缺乏自信,因而一见到罗切斯特粗野举止和丑陋相貌,她就感到心情舒畅。简·爱会躲开一切“美、文雅、殷勤”的绅士,因为她出于本能感到“他们同我的一切都没有也不可能有一致的地方。”罗切斯特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他“阴沉、愠怒、尖利的”眼睛令别人害怕,却吓唬不了她,其实此时的罗切斯特与幼年时简·爱的性格惊人的相似。而简·爱也感到能和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男人在一起,令她也充满了力量。简·爱对桑菲尔德那些可敬而又平凡的小人物感到厌倦,但罗切斯特不同,他是一个傲慢、神秘的人物,这与简·爱的高傲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罗切斯特曾过着一种令简·爱羡慕又使她害怕的激动人心的生活,他满足了简·爱想了解真正生活的渴望。罗切斯特的反叛精神也是吸引简·爱的原因之一,同他一样,简·爱也遭受过家庭和命运的不公正的对待,也曾奋起反抗不合理的权威。罗切斯特令简·爱感到兴奋和激动,不仅仅因为他反抗那曾压迫过她的等级尊严,也因为他身上充满了斗争精神。简·爱在他身上体验到了她无法表现出来的心中的复仇欲和高傲。简·爱感到自己和罗切斯特是精神上的伴侣;“在我的脑子和心灵里,在我的血液和神经中,都有一种东西使我在精神上和他(罗切斯特)相似”^[1]。在他者的注视之下,简·爱也努力展现着自我,所以在罗切斯特眼中,简·爱虽不美但有人格魅力。简·爱与众不同的性格和聪明才智,以及对社会习俗的看法,令罗切斯特心神为之一振,他评价简·爱的工作成绩,说自己的女儿“并不聪明,但在短短的时间里她有了很大的进步”^[1],在平时的谈话中,他感到简·爱的直率,这是他所不常遇见的。在第一次大火中,简·爱勇敢地救了他,却不图回报。罗切斯特渐渐将简·爱视为合适的倾诉对象,深深爱上了她,简·爱在此打败了美丽、富有、高贵的格罗姆小姐,简·爱的完美自我的得以确认。

一切看起来似乎会水到渠成有个完满的结局,谁知又起风云,罗切斯特早有一个疯妻。迫于道德、责任,简·爱离开了罗切斯特,四处流浪。她昏倒在沼屋,幸被圣约翰兄妹救起,在这个和睦友好的家庭里,她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她当上了(下转第81页)

现高业绩的教师获得高等级薪酬,低业绩教师获得低等级薪酬,合理拉开差距,充分传递一种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校园文化。

通常绩效工资是依据教师个人绩效而增发的奖励性工资。一般可以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把绩效加薪累加起来;另一种方法则是每年一次结清绩效工资的加薪总额。传统的绩效加薪是累加的,而每年一次结清教师的绩效加薪(例如是其基本工资5%)总额的方式则会使得应付薪金额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根据传统累加做法,对于年收入为20000元的教师来说,如果其绩效加薪为基本工资的5%,这将使他的底薪增至21000元;如果他下年又得到5%的绩效加薪,那么新绩效加薪不仅应按照20000元的5%来计算,还应包括去年新增1000元的5%。因此一次结清方法的优点是有助于控制激励成本,因为激励水平通常与教师当前的基本工资相联系。尤其对于大多数办学经费并不充足的高校来说,如果把有限资金的大部分投到教师的薪酬增长方面,而且以后还要保持相应的增长力度,势必会影响到学科建设乃至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高校应从本校的实际财务承受能力出发,在教师收

(上接第64页)小学教员,并受到四邻的尊敬和喜爱,在此,简·爱又确认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得到世俗社会的认可。但在此情景之下,简·爱仍需他者的认同。圣约翰在与简·爱的相处过程中,发现简·爱“温顺、勤奋、无私、忠实、坚贞、勇敢,非常文雅,又非常英勇”,于是向她求婚,要她陪伴自己去印度传教。虽然简·爱也认为圣约翰是一个伟大的人,但她却不能认同他英俊的相貌,实用主义的婚姻观、爱情观,她知道他需要不是一个妻子一个爱人,而是一个传教的工具。而简·爱所渴望的恰恰是人间的温情,幸福的家庭生活,她需要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受重视,被关怀,这些都是她一直缺乏并且一直苦苦追寻的。所以当简·爱听到罗切斯特神秘的召唤,就义无反顾地回到罗切斯特的身边,此时的桑菲尔德已成一片废墟,罗切斯特双目失明,左手残废。如果一开始还有社会地位、财产横亘在他们爱情的面前,那么现在,他们是真正平等了,而此时的罗切斯特需要依赖简·爱的照顾,简·爱再也无须担心会被罗切斯特踩在脚下。简·爱渴望自己既伟大又渺小,只有与罗切斯特结合,才能满足这些需求。虽然有评论说简·爱没有自己的生活,通过罗切斯特的存在而存在^[5]其实,简·爱正是通过罗切斯特的存在而确证了自己的存在,通过照顾罗切斯特,获得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在追寻幼年缺失的爱中,在寻求他者的认同中,主体进一步确认了自我,并最终获得自己存在的意

义和整体受益的基础上,尽可能地避免激励成本过高。因此同传统的绩效加薪制度相比,绩效加薪总额一次结清对于高校降低薪酬制度改革的总投入、增强激励效果方面更具有现实意义。

管理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可以证实或证伪,管理则是一门实践性的科学,任何理论不运用于实践,没有实践的证实,都是无益的。本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提出一个解决高校教师薪酬制度改革的通行方案,而是想说明教师薪酬制度改革的目的和一些有益的方法,力图从客观的角度发现高校教师薪酬制度改革的一些策略。

参考文献:

- [1]何宗华,刘治跃.谈高职高专师资的开发与管理[J].教育与职业,2004(29):40—41.
- [2]骆品亮,陆毅.学术腐败与学术激励[J].科研管理,2003(4):16—19.
- [3]杨燕绥,沈群红等.构建适合高校教师职业劳动特点的薪酬制度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04增刊:19—26.
- [4]李燕萍,张玉静.战略性薪酬设计——获取企业竞争优势的推进器[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4(1):30—33.

义和价值,获得一种身份感。她得到了社会的认同,世人的接纳。

四、结 语

《简·爱》的结构并不复杂,主人公活动的场景只有四个:盖兹海德、劳渥德、桑菲尔德、沼屋,在这四个场景中,主人公由镜像阶段分裂的人格,到进行理想自我的建构,再到完美自我的确认,主体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获得了自我意识,由一名敏感多疑的孤女,成长为一个自尊、自立、自强的女性。这一过程,也是主体由缺乏爱——追寻爱——获得爱的过程。主人公通过努力弥补了造物主留在身上的缺陷,得到世俗社会的认可,用美德和人格力量证实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冲淡人们长期形成的对女性的偏见,也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评价女性的标准。

参考文献:

- [1]夏洛蒂·勃朗特.简·爱[M].祝庆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 [2]周小仪.拉康的早期思想及其“镜像理论”[J].国外文学(季刊),1996(3):20—25.
- [3]吴琼.拉康:一种黑格尔式的读解[J].外国文学,2002(1):65—71.
- [4]朱虹.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63.
- [5]伯纳德·派里斯.想像得人[M].王光林,吴宝康,袁颖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258.